

九字真言显威力 八旬老父亲度过劫难

【明慧网】我今年 59 岁，1998 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身心健康，受益匪浅，就是没修炼的亲人也都受益多多。下面主要是说一说八旬老父亲，顺利度过劫难的几个真实故事，以见证九字真言的威力，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
全家诚念九字真言，老父亲癌变手术出奇顺利

2018 年过年前后，母亲从老家来电话说，父亲近来尿路不畅，时常憋得难受，时好时坏，有时涨得疼痛难忍，让村里诊所的医生插导尿管排尿，稍稍好一点，但还是不行。7 月份，我陪从老家过来的父亲到市里医院做了 CT 等检查，确诊是前列腺癌变，必须进行全切手术；肺部也查出几个结节，（11mm 左右，恶性，医生说是前列腺癌转移，须终生服药）。

十月下旬，陪父亲住院做前列腺手术。手术前主治医师严肃地告诉我说，你父亲年纪偏大，手术风险不小，要有思想准备，按常规，这种术后存活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三年。我的心里也不稳，但并没有害怕，心想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父亲支持我修炼，对大法有正念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叮嘱父亲，没事儿就念九字真言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不要有顾虑，要不停念那几个字啊，父亲说他知道，手术前一直在念。那天中午开始，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。医生告诉我，你父亲的运气真好，手术很成功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手术，很少有这么顺利的。我谢了医生。

我在外面一直在念九字真言，在家的母亲和妻子一直虔诚地念九字真言，每天给师父上香，求大法师父保护父亲手术顺利。更顺利的是，术后刀口恢复得非常快，也没发炎，也没发烧，医生告诉我，这

种大的手术后，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都有或轻或重的发炎、发烧症状，你父亲却没有一点发炎发烧症状，真是太好了，医生都感到惊奇。

父亲体力恢复得非常快，四天我们就出院了。一般的这种情况手术后最少也得住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才敢出院，哪有四天就出院的？出院后一粒消炎药也没吃。三个月左右，身体完全康复了，一点后遗症都没有。

回家后老母亲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一起给师父的法像上了香，感恩大法师父的护佑，感恩“法轮大法好”的威力。父亲说那几个字（九字真言）是真管用啊！

更神奇的是，四年后去医院复查，肺部的那几个转移的结节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肺部组织清晰，疾病消失了。而在这期间，治疗肺病的药父亲一粒也没吃。

几近失明的眼疾神奇痊愈

父亲的左眼尚好，右眼患青光眼白内障多年，近几年越来越严重，因不太影响生活，也就拖着没上医院。白内障还不打紧，青光眼太难办了。到 2021 年底时右眼基本失明，继而开始发胀、红肿、疼痛，疼起来整个脑袋都疼。

2022 年 7 月底，陪父亲到某市专业眼科医院做白内障手术。经检查，左眼中度白内障，右眼重度白内障，右眼视力不到 0.01，眼压高，接近 40，属于晚期青光



眼，很严重，基本上已经失明，医生说白内障容易治，青光眼手术作用不大，即使白内障治好了，复明的可能性也很小，最好的效果也就是 0.1，只能是长期用药降眼压。于是决定只做白内障手术。父亲不想做右眼了，白花钱，没有什么效果。我鼓励父亲说试试看，手术时，别忘了默念九字真言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父亲说我一直念着呢（在家里的老母亲也帮着父亲念，祈求大法师父保护）。

结果手术效果出乎意外的好：左眼恢复到 0.4，右眼恢复到 0.5，基本失明的右眼视力比左眼还好，各种不适症状消失，青光眼完全康复。

主治医师高兴地说，你老爹的右眼瞎不了了，效果特别好，只做了白内障手术，没想到青光眼也跟着好了，这种情况实属罕见，真是罕见！以后也不必用眼药了。

老父亲高兴得不得了，由衷地感慨说，“法轮大法好”真是灵，真灵啊！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看护。母亲更是虔诚地到师父法像前磕了好几个头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法轮大法好！

◇文/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清心

天津市宁河区七旬刘淑玲面临非法开庭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）天津市宁河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刘淑玲遭构陷，宁河区法院拟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对她非法开庭，详情待查。刘淑玲二零二二年十月初在街上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，遭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，警察没有抄走任何东西，向家属勒索了五千元“取保候审”，刘淑玲于当天回家。

刘淑玲，女，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人，生于一九五二年二月。一九九一年突然“怪病”缠身，每次犯病时，那种痛苦难受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，痛不欲生，上医院也查不出任何病症，这一折腾就是三年。一九九四年，就在她走投无路、深感绝望时，幸遇大法，神奇的是，炼功没几天，多年的“怪病”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那种美好，每天都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。家人目睹了她身心的巨大变化，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。沉闷了多年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欢声笑语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刘淑玲作为修炼大法的亲身受益者，出于对政府的信任，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去北京向更高层国家机构反映实际情况，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看守所，警察连夜非法审讯，当天夜里，被当地政府人员拉回，关押在宁河县看守所。期间遭警察运佩刚逼供，谩骂侮辱，在宁河看守所和天津收容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后，又被关押镇政府洗脑二十多天，被勒索3300元，才回到家中。

从那以后，刘淑玲家里就没安宁过。派出所人员随时骚扰、半夜敲门成了家常便饭。截止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，芦台镇派出所警察非法上门骚扰五次，刘淑玲先后六次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。

二零零一年一月，派出所协同镇政府武装部部长程某不出示任何证件，再次将刘淑玲绑架到镇政府

洗脑班，逼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，由于没有配合他们的要求，三天后又被转移到大于洗脑班。当时正值三九天，看管我们的人员穿着厚厚的冬衣，坐在热气腾腾的屋子里都喊叫着冷，却让法轮功学员们睡在只有一块草垫的冰凉地板上。他们还随时把刘淑玲叫出去非法审问、罚站，八天后关到县看守所，又一个月后，直接送到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半。

在劳教所里，除了时常站篋子（一种体罚）外，还是劳教所人员敛财的无偿劳动力。刘淑玲被要求每天背一百多斤的豆子送到指定地方后，开始摘豆，摘好后装袋再送到原来的地方，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。收工后，继续遭受强行洗脑，被强迫观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新闻。由于长时间、高强度的劳动以及精神上的迫害，刘淑玲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态，走路打晃，直到起不了床，狱医检查后说是心肌严重缺血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仅让她停工三、四天，继续原来的苦役。一年后，刘淑玲保外就医回到了家。劳教所操控当地警察经常骚扰，监控，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刘淑玲被迫流离失所。

二零零四年，刘淑玲帮大女儿照看三岁的的外孙女。三月份的一天上午，女儿、女婿上班刚走，芦台镇派出所王贵旺带了六、七个警察闯入她女儿家中，不由分说要绑架她，刘淑玲说孩子小，叫家人回来看着孩子。他们按住她拨电话的手，不顾孩子的哭喊，强行将她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祖军非法审问几个小时，同时，警察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，非法地毯式抄家。然后他们把刘淑玲关到看守所。当时家里没有家长，只有三岁的的外孙女，吓得无处躲藏，嚎啕着目睹了他们抄家的恶行。这些没有人性的警察非法抄家后才告诉刘淑玲大女儿。等家人闻讯赶回后，孩子早已吓得尿了一裤子，从那以后小便失禁，

半年多才渐渐痊愈。

刘淑玲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，警察祖军，张某等，继续重复着非法提审、逼供。谩骂大法，侮辱师父。在看守所期间，刘淑玲被迫害得身体虚弱，头晕，呕吐，起不来床，没有医生医治。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，刘淑玲被宁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曾被劫持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迫害三十天，后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四监区迫害。在监狱这个黑窝，刘淑玲每天被强行坐在带花纹的小塑料凳上，腿间插一支立着的圆珠笔，保持身体挺直，双腿并拢，保持三挺一瞪，目视前方，遭受包夹人员（几个刑事罪犯）的谎言洗脑，谩骂；身体稍一放松、眨眼、笔歪，那几个包夹立刻谩骂、侮辱。中午三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也不允许屁股离凳，喝水、上厕所必须打报告，而且规定定时如厕。每天坐凳从早六点一直持续到晚九点。几天下来，屁股坐破，血水，脓水，和内裤粘在一起，上厕所就跟撕皮一样，无法形容的痛苦。半年下来，刘淑玲被迫害的脚腿肿胀，腰象断了一样的痛，血压高达190，喘息困难。走路困难。同时，狱警逼她放弃信仰，还操控重刑事犯折磨她。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，刘淑玲结束了四年的冤狱摧残。

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上午，芦台镇派出所警察突然又闯入刘淑玲家，没有出示任何证件，妄图绑架她，因她没在家，警察非法抄走师父法像和大法歌曲，刘淑玲被迫流离失所半月之久。期间，二女儿、女婿还被传唤到派出所，逼问她的下落，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。

二零二一年九月初的一天，刘淑玲家里突然来了十来个警察，说刘淑玲在六月份，在大街上讲真相时被摄像头录上了。刘淑玲告诉他们，被录之人不是自己，警察不听，把师父法像和大法书抄走。◇